

当今世界上,“小”和“大”都是相对而言的。我在花鸟前面加了一个“小”字,丝毫没有贬低的意思。相反,却有“以小见大”的感慨。而紧接其后的“大境界”三字则是我——一位青年花鸟画家对自己将倾毕生精力而为之的花鸟画艺术的期待与希冀。在我看来,花鸟画是一种依托于天地万物的艺术,虽有鸟飞鱼跃,花开花落,始终不离故土,这就需要花鸟画家以一种“仁爱之心”去感悟、去升华事物的本体,不管大小、轻重。大到泰山、黄河,小到一棵松、一株竹、一朵花,都可以成为“仁”的对象。而关键是如何表现出以一当十、当百、当千、当万的气魄、格局和境界。似乎艺术界、学术界均存在一种“花鸟表现力远不如人物、山水”的不成文说法,认为花鸟画尤其是写意花鸟画只是文人墨客案头把玩的清品、小品而已,很难表现大场面和时代精神。果真如此?错!花鸟画的时代性、写意性是不容置疑的,而且和山水、人物一样,都是能创造出大境界的。只是和山水、人物相比,用花鸟表现大境界的作品是最难的。我这样说,丝毫没有夸大其词。因为在自己不断的实践中,越来越感觉到花鸟画的深奥与宽广,越

读鲁迅的杂文是需要一些阅历的。年轻时读过,毕竟浮光掠影,不求甚解。盖因著者多用皮里阳秋手法,要言不烦,褒贬处常常稍点即止,留待读者品味。步入银发族后重读,才咂出个中一些味道。

有篇文章,鲁迅谈及与人交往时十分在意是否会被误解为“谬托知己”,因此出言谨慎。“谬托知己”仅寥寥四字,却在另一方面透出鲁迅的风骨。而如今想起“谬托知己”的前世今生,忍俊不禁之余倒也生出几分感慨。

“谬托知己”说白了就是一厢情愿。《封神演义》第十九回写到妲己色诱伯邑考不逞,作者即引“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诗句,道出妲己自怨自艾心绪。因此,“谬托知己”可算是描摹“落花有情,流水无意”的最好注脚。

胡适日记中也抄录过这两句诗。当时身为士林班首的胡氏曾向蒋介石提过治国建议,但蒋根本置之不理,害得胡对当局极度失望,情绪中除了流露“报国无门”外,还夹带了自嘲的成分——剃头挑子一头热,谁叫我自作多情呢!

那个年代,“谬托知己”一类事例在知识人中也常是圈中话资,如“我的朋友胡适之”更成为风靡一时的笑谈。鲁迅“谬托知己”一出,就舍而不露地幽了这班“拉大旗作虎皮”者一歇。

现今社会转型,堂堂士林中,出乖露丑、斯文扫地者也不乏其人。他们人格自我矮化,视清高如弃履,在人身依附上穷尽其能,推出了“谬托知己”的形形色色升级版。

道行稍浅的,“谬托”得张扬轻狂。有知情人披露,京都某电视主持人在一次饭局中语惊四座。当时大伙聊起中东局势,此君很快用充满磁性的声音接上茬:“正如我最好的朋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言……”言者正八经,闻者无不喷饭:这算哪儿跟哪儿啊?用宁波俚语说,口气大得“天封顶有两根好骨”。

我是个乡下人。未进城之前,我的梦想是在城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窝,不要很大,能够供一家人遮风避雨、饮食起居过日子就成。当我终于像燕子垒窝一样,在城里营营起一个家,一家子共同享受城里的繁华、热闹、快捷的同时,也接受城里的高密度、快节奏和远比乡下污浊的空气、单调的色彩。这时候我的梦想是一家人有朝一日成为城里的乡下人,或者倒过来——乡下的城里人。说得简单些,就是居住在城里,又具备乡下的居住环境: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河流、开阔的视野,及丰富的自然色彩……这当然只是一个梦想罢了。作为这个城市数百万人口中最普通的一员,我曾暗暗谋划实现这一梦想的时间表:也许是二十年、三十年,也许是五十年、甚至一辈子。因为我觉得实现这一梦想仅仅凭个人能力与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所谓城市,就是人与建筑的集合体,是热闹与浮躁的原发地,你要走向它的另一面,除非你远离人群,重归乡间。

但是,现在我可以欣慰地告诉大

来越感觉到花鸟画是一块非常难啃的“骨头”。

老师曾说:“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盖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者有之。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由此可见,文人画之重视人品、重视思想性与精神性的发挥,与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是完全一致的,而要求“能感人而能自感”又和儒家诗学中提倡的“兴、观、群、怨”精神不谋而合。花鸟画作为文人画之翘楚,不遗余力地实践着“人品、学问、才情、思想”的高度统一。

中国花鸟画历来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视“抒胸中逸气”与“为天地万物传神”相一致。他们对花木草虫、飞禽走兽的写照皆赋予其人类的道德情操,如写牡丹芍药、鸾凤孔雀寓富贵之意,画松竹梅菊、鸥鹭雁鹭寄幽闲之趣等。这种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表现方法既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理论的实际应用,也是当代花鸟画家在花鸟画的创作中所应遵循的原则之一:既要继承古代画家重视文化修养在笔墨中的锤炼之功,又要寻求如何在花鸟画中提炼

经验老到的,却能“谬托”得圆润妥帖,几乎不着痕迹。沪上某高校一度流传,陈良宇主政时,该校一领导逢发言必会“不经意”地说起“良宇书记”长、“良宇书记”短,称谓从不加姓,仿佛两人间热络得要命,有时甚至会脱口而出直呼其名,直似自家哥们。在座的岂是木瓜,哪能听不出弦外之音?于是心照不宣,相互间挤眉弄眼,会心一笑。精彩的是,一待陈氏倒台,大家在那位领导口中再也听不到这类“关键词”了。

透视这类人的乡愿心结,最好是用一个强大的参照系统作比对。《追忆先师寅恪先生》一文中,记有抗战时陈寅恪对他的学生石泉说过一则留学时代的趣事:某晚,陈氏走进柏林一家华侨饭馆,邂逅周恩来与曹谷冰等人,相互招呼后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曹氏等人说不过口才最佳的周恩来,恼羞成怒,抡拳便打,混乱中顺便也打了陈寅恪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遂与陈寅恪落荒而逃,情急之中竟入老板娘房间避祸,才未闹出更大的乱子。此段逸闻,陈寅恪只是当时在病床上寂寞之时当作笑话偶尔向石泉说起的,未有炫耀之意。他笑着说:“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几年后当共产党打下江山,周恩来为一国总理后,陈寅恪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桩陈年往事。

1962年,当时权势炙人的康生到广州,不惜屈尊,欲登门拜访陈寅恪,诤称陈却称病,闭门谢客,康生恼羞成怒,只得悻悻而归。此事更能彰显先生以攀附权贵为耻的铮铮傲骨。

陈寅恪被誉为“中国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国学大师”。他为什么至今仍赢得知识界的一致景仰?我想,除了“实力奠定尊严”的因素外,倘若回顾他的心路历程,也许更能在价值观层面发现,他所具备的某种特质是何等宝贵,尤其在社会转型引发人道德心理激烈震荡的今天。

家,我已经相当接近我的梦想。我又有了一个新家,尽管那个新的家仍然是一处鸽笼式高层建筑中的其中之一,但谁能可贵的是,周围环境所展现的自然元素基本符合我理想的居住条件。这是我们这个城市一个新兴的都市区,几乎早在规划设计时就已经聚集了太多的目光。跟我一样,许多人当初是抱着观望的心态看待这一新兴区域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片新兴城区的发展将来有一天会跟自己有关。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貌似冷静的观望中实际上正在一步步失去许多人一生难得的机遇。我也一样。那时我已经在城里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我曾经想:城市,再怎么发展还不是个城市模样?密集的高层建筑,蜂拥的人群与车流,比起金贵的土地与被高矗的楼群打上一块块不规则的“补丁”的天空,城市与乡村是两个完全割裂、无法融合的概念。所谓城里的乡下、乡下的城市,说到底只是个美好的愿望或梦想罢了。现在想想那真是个大误事的糊涂概念。当我终于意识到这一点时,发觉自己已经有些跟不上那里

出客观对象的主观感受,进而展现主体的情思。换言之,即注重对客体的观察、写生与强调主体性情的抒写,强调一种在细心观察、深思熟虑基础上的任意挥洒。

由于“年年岁岁花相似”,花鸟画的题材相对于人物、山水来说,受限的

【思想散墨】

“小”花鸟,“大”境界

李采姣

问题实际上更为突出。在当今花鸟画坛,有一些画家特别偏爱的题材,如梅、竹、鹰、鱼、鸡等,不一而足。同时,也有一些画家共同喜爱的题材如牡丹、荷花等。这一方面是受儒家入世精神和厚德思想的影响,使得大气富贵、充满人间温情的牡丹和洁净雅致、象征高尚德操的荷花深得画家之心;另一方

面则是艺术语言本身所决定的。牡丹和荷花这两种花特别适应于笔墨语言的探索与创新技法的使用。画家们由于各自所处的环境、阅历、才情、修养、品格等不同,他们眼中、心中和笔下的牡丹和荷花肯定是各有千秋的。鉴于此,画家们并不惧怕题材撞车,相反每个人都

在探索各自不同的艺术手段,努力使花鸟画超越传统的书法用笔和以线为主的笔墨语言局限,使其变得更加丰富,并呈现出新的视觉奇观。

为了营造画面的丰富性,除传统的工笔、写意技法之外,在花鸟画中引入了重彩画法、平面构成元素和诸如热压、冲漏、泼、洒、冲、流等制作手

【甬上画坛】



【且听风吟】

那个稻草人 小丑般的面容
一场从成熟到腐朽的演变
从绿叶下面开始
向日葵 太阳的追随者
夏天以一种高高的颜色
站尽夕阳最后的一缕光芒
沉思的头颅让回家的燕子
不再迷失方向
走出梵高的语境
最后的孤独是一杯黄色的酒
让所有人痛快饮尽

的发展步伐了,同一个地方,隔几天再看,你也许已经认不出了。就我而言,最现实的损失是,当我终于下决心要在哪里购置房产时,那里的房价比当初观望期的价格足足高出了一倍,而两者间的跨度仅仅是四年。让我聊以自慰的

【“中国梦·我的梦想故事”征文】

我有一个梦想

寒石

是,幸好我当初还算“明晰”,尚还像最初那样,再观望、犹豫两年,恐怕又得赔上一半的房款了。

让我下决心在那里购置房产的契机是几年前的一次会议。会址就位于这个新兴城区边缘地带的一家全新的宾馆里。由于地理偏僻,少有尘嚣骚扰,清

法,再加上各种肌理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都丰富了花鸟画的语言,突显了花鸟画的现代品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探索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影响,在一些更倾向于传统画法的画家那里也得到了响应。但在在我看来,这些和传统所提倡的“写意精神”是相距甚远的。描、模、制作都不属于“写”的范畴,充其量只是雕虫小技而已。花鸟画要体现大境界的格局,除了题材、构图外,画家的修为、秉性、人格魅力、文学辞赋等都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所谓“画,心画也。”

有人说,当代花鸟画坛,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崇尚创造、崇尚自我、崇尚革新的画坛,各种不同的画风、画法甚至绘画理念之间,有碰撞也有融合,但没有非此即彼的互相排斥,而是充满了一种和而不同、共创新的的良好氛围。无论是传统型画家,还是现代型画家;无论是水墨型画家,还是色彩型画家;也无论是构成型画家,还是平面型画家,大家都在探索比较,并且都尊重别人的探索。而且在探索的同时,不忘去传统中深究花鸟画的精髓。即使是崇尚现代艺术理念、张扬现代意识的画家,骨子里都流淌着对传统的挚爱之

情。扎根传统,热爱传统,但又努力突破传统的局限,努力与传统增加一点新的东西,这是大多数花鸟画家的共同追求。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当今花鸟画坛才能繁荣昌盛。

言之凿凿。一位优秀的花鸟画家,不仅要注重技艺的提高,还要特别重视艺术理念、艺术思想上的提升。惟有思想认识提升了,才可以达到“兴”之高度。自古以来,大凡优秀的艺术家,都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如石涛、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等。对青年花鸟画家而言,更要重视文化修养与理论水平的提高。另外,适当地参加学术活动,在和同行的交流中取长补短,提高自己的学术修养,在艺术创作上就会更加自觉,既不故步自封,又能不断超越自我,走向一个个新的高峰。

在创新理念和深入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花鸟画的艺术语言,开拓花鸟画艺术的新境界,形成自己的面貌特征,建构起自己的花鸟画艺术语言体系,这是每个花鸟画家一生不懈的追求。能否在现代性创造与传统精华继承之间达到更加完美的契合,继古开新,走向新的高峰,创作花鸟之大境界,尚需努力为之。

藕花深处

向安青 图/文

中国绘画讲究诗情画意,作此画源于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中的“误入藕花深处”一句的诗意。我先用酣畅淋漓的水墨,渲染出大片深色,趁湿用写意手法勾画出荷的叶、茎,还有莲蓬,营造了一个朦胧的诗中意象,在此基础上用工笔结合西画的光影技法反复刻画主体——一朵盛开的荷花,让意象更加鲜明。画面左边亮色区域和浅色的荷花相连,既衬托了湖的深沉,也使画面整体而富有变化。

向日葵

方宏

孤独者的颜色
举颈向天而歌
黄色
呐喊者的内心独白
在春天雨露的滋润中
在热烈的麦地向往中
与太阳默契守着心灵之约
留下清新的气息与炽热的情感
那个稻草人 小丑般的面容
一场从成熟到腐朽的演变
从绿叶下面开始
向日葵 太阳的追随者
夏天以一种高高的颜色
站尽夕阳最后的一缕光芒
沉思的头颅让回家的燕子
不再迷失方向
走出梵高的语境
最后的孤独是一杯黄色的酒
让所有人痛快饮尽

自然空间,一般的噪音是无能为力的。太难得了。

现在去认识一下我那个新家周围的环境吧。小区外是那片崭新的大地,或许可以这样说,假如那一座座拔地而起、高矗在蓝天白云下的高层建筑代表城市的话,那么空气一样环绕在它周围的一片片开阔的绿地林带和丝绸一样飘落其间的河流就是乡村了。这是新时期“乡村包围城市”的写照。这是一个神话,一个城市与乡村圆满融合的神话。在这里,城市被浓缩成交响乐里一个最华丽精彩的片断、一段最高亢激昂的乐章,而乡村则是无处不在的渲染与铺垫。就跟幽深的夜空与闪烁的月亮、星星那样。我们那个小区的一边,是一片堪称广袤、数千亩绿色区域,我们这个城市的几个高等学府像童话里一座座美丽的城堡隐现在一片翡翠般纯粹的绿荫中;没有喧嚣,没有嘈杂,甚至连琅琅书声也听不到,有的只有在风中的交流和鸟自由喜悦的鸣啭;季节转换,到了春夏秋冬,我应该还能听到蛙鼓、蝉鸣和蛐蛐的歌吟,心也会变得沉静、

恬适。她的另一边是一个占地面积目前居全市第一的开放式公园,那里有小桥流水、假山翠湖、碧树芳草、亭榭廊道及众多构思奇巧的园艺小筑;烦躁时可散步逸兴,紧张时可垂钓放松,清寂时可泛舟运动……等到哪天迁居新家,那里会是我一个经常的去处,会消去我许多寂寞难耐的时光。

公园的那边是一个设计规划中的湿地公园,占地近千亩,向西向北绵延直至江畔。可以想见,待到公园落成,那会是一派什么样的宜人景观。对于我这样一个有着浓重自然与乡土情结的人来说,那将是一片迷人的灵魂安息地。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她是乡下的又是都市的,那里将是我一个乡下人梦想变为现实的地方,我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中国梦
我的梦想故事 征文